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七

詳校官侍講_臣王燕緒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_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_臣謝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七

漢

孝昭皇帝

元鳳元年

進劾曰以鳳
星下君元

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

至長安賜帛遣歸

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各五十匹遣

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

令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秋七月乙亥晦日食

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

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以是大怨光而桀安亦慙自武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治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

旦常懷怨望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

蓋主桀安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

光出都肄郎羽林

都試肄習謂大閱試習武備也

道上稱蹕又擅調

益莫府校尉

莫府大將軍府也

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

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彘羊當與諸大臣共

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

室中有武

帝所賜周公負成王之圖畫

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

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

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

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

亭名之往也

都郎屬耳

屬近也言

近日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

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

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

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

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不敢復言桀等

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

王旦旦以語相平

燕王之名平

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

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耳旦不聽

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

人父燕

燕以國為氏

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

華陰人

敞

素謹畏事乃移病卧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

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

殺

皇后以年少不與聞以霍光外孫得不廢燕太子建蓋主子文信赦為庶人

冬十月以張安世

張湯子字子孺

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

初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帝奇其材擢為光祿大夫至是光益親重之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

事中

光特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覆奏

癸卯 三年春三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

甸甸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大五尺大四十八圍

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

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成文

睦孟伏誅罪當
也宣帝官其子
何為乎

字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睦孟

魯國蕃人

上書言大石自

立僵柳復起必有匹庶為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

順天命坐設妖言惑眾伏誅

後五年宣帝立
徵孟子為郎

冬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

亦曰烏丸遼史
地理志烏州有

烏丸山今阿祿科爾沁西北
有烏聯山或曰即烏丸山

及鮮卑山

在今喀爾
沁右翼

為

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于

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

俱漢郡
注見前

塞外偵察匈奴動靜

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
衆漸強遂反漢得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
烏桓霍光欲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
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于漢便又匈奴希寇
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
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于是
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引去初
光戒明友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明友乘烏桓

敵擊之斬獲甚衆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

明年封明友為

平陵侯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冠

丞相千秋卒

諡曰定

以王訢

濟南人

為丞相

封宜春侯

千秋居丞相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謹厚自守而

已

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

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

將作大匠屬有左右前後

中五
校令作治六日成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

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

使駿馬監傅介子

北地義渠人

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

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

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

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

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
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縣
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
善復遣吏士田其國伊循城

鄯善地名

以填撫之封介子

為義陽侯

乙巳五年夏大旱

冬大雷

丞相訢卒

謚曰敬

丙午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

封安平侯

丁未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十三

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人

二十三錢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

謂非要職減

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慙焉其減

口賦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許之

有流星大如月衆星隨西行

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

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羣臣欲立之胥
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郎有上
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
惟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
言合光意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郎
賀昌邑哀王髡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
獵不止中尉王吉

字子陽琅邪阜康人

切諫

吉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

以全壽命之宗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于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于屬則子于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思愛行義域介有不具者于以上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聞非監國之福也

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襲遂

字少卿山陽人

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王許之數日皆遂去

王嘗見大白犬頭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

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
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為數來
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悅夫
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
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
行中詩一篇何等也王終不改

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

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
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
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
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

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驂乘至廣明東都門遂
曰禮葬喪望見國都哭王曰吾嗟痛不能哭至城門
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
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
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葬平陵

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

賀善贊曰昭帝初元即遣使問民疾苦斷賑貸種食
後又罷榷酤官減口賦錢然後虛耗之民始有生意
昭帝于是可謂善繼矣

奉迎昌邑光倥
惚不能慎始以
致廢立滋事幸
其所處得當為
無過耳其時皇
曾孫素有賢名
使卑誥訪立之
何待而吉奏記
謀之不臧乃轉
咎舊日師傅不
舉之罪豈非辭
適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

昌邑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

田延年

字子賓本齊諸田後徙陽陵

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

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

是于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

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

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

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

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
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

名問勝勝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恒陰時則
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
術士夏侯勝字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
長公魯東平人

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
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
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
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
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
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

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

光是也于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

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

詔諸禁門毋
內昌邑羣臣

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勅
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

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門武士陛戟

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

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

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

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
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驕
宰官奴與居禁闥內教戲發樂府樂器擊鼓歌吹作
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

祭泰一樂人也

悉奏衆樂與孝昭

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
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祠未舉為璽
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
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

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
亂漢制度臣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
稷天下不安臣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五辟

刑也

之屬

莫大不孝宗廟重于君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
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
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
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行
自絕于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

去羣臣奏請徙王賀房陵

漢縣故城在今湖北鄖陽府房縣

詔歸賀

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為山陽郡

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

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臨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

王式東平新桃人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

非獨望氣之言
不足為據即帝
亦寤之語豈當
時所應有史臣
事後附會更何
待言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

太子妃有三等曰妃曰良娣曰孺子

生子進號史

皇孫

以外家姓稱之也

皇孫納王夫人

名翁須涿郡廣望人

生子病已

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受害

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

丙氏出邸

以邑為氏後去邑吉字少卿魯國人

受詔決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

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吉日

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

分條中都官詔獄

漢儀注長安中諸官府獄三十六所

繫者無輕重皆

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少府屬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

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怒

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室漢官儀暴

室主宮人疾病者有罪亦就此嗇夫許廣漢昌邑人為郎有女賀以

以罪下蠶室

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于東海

馮中翁

馮姓中翁名

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狗上

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之衆庶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十八九年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著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

天下幸甚七月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

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七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

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

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

辟疆子
字路叔

迎曾孫就齊宗

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為陽武侯羣臣奉上

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

字次卿東
海下邳人劾

奏大將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

肅然敬憚之

九月大赦天下

丞相敬卒

諡曰敬

以蔡義

河內溫人

為丞相

封陽平侯

先是大將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已定遣田延年報敬敬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敬夫人司馬遷女也遷從東廂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莫府遂共廢昌邑王而立帝義先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昭帝召見說詩悅之擢光祿大夫及是敬卒義代為丞相時義年已八十餘貌似老嫗議者

霍光阻封廣漢
已有無后之心
論者歸罪妻閼
邪謀譖奇光以
不能大義滅親
真夢囈語耳

謂光置宰相苟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皇太后歸長樂宮

長樂宮初置屯衛

中宗孝宣皇帝

本名病已後更名詢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以太子

故事具

初居民間

率常在下杜卧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饗亦以是自怪

霍光既廢昌邑王遂迎立之

戊申

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

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

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

自昭帝以來子禹及兄孫雲山諸壻外孫黨親連體

政自人主之政苟不幸遇冲齡大臣代攝長而自理其政可也無請歸之體況宣帝年已弱冠習民事宜自理無二議光請歸

政名已不正讓
而弗受豈非因
驂乘之憚故為
是假藉權術乎
卒至釀成弑后
之禍誰執其咎
哉

根據朝廷及是權日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

之已甚

時富平侯張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闕內侯者八人大司農田延年以

首發大議封陽城侯已而延年以昭帝之喪詐增車直盜取錢三十萬為怨家所告當就獄延年曰我何

面目復入牢獄遂自刎死

夏四月地震

五月鳳凰集膠東

註見前 千乘 註見前

赦天下勿收田租賦

帝之世鳳凰集者凡八是年以後四年五月集北海地節二年

四月集魯元康元年三月集泰山神爵二年正月集京師四年十月集杜陵十二月集上林甘露三年二

月集新蔡
皆大赦

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

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
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
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
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
夫人皆改葬焉

召黃霸

字次公
陽夏人

為廷尉正

初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斷疑獄廷中

師古曰謂廷尉之中也

稱平

己酉

二年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于是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

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無德澤于民不宜為立
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
人臣之義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
死不悔于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
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
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幸
郡國皆立廟

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
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

遂授
之

秋遣將軍田廣明等將兵及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匈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
岑陁岑陁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號肥王復
尚楚主生元貴靡公主及昆彌皆上書言匈奴復連
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惟天子出兵救之乃大
發兵遣廣明等五將軍田廣明為祁連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田順為虛牙將
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十六萬騎分道並出使常惠
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

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明年夏五月匈奴聞漢兵
大出犇遠遁軍遂罷田順不至期廣明逗遛不進皆
下吏自殺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常惠從西方入
獲名王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乃
封惠為長羅侯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
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還者不能什一于是
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所殺數
萬級重以餓死人民什三畜產什五諸國羈屬者皆

瓦解攻盜不能理匈奴大虛弱滋欲鄉和親而邊境
少事矣

庚戌

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

葬杜陵

時霍光夫人顯欲責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
娠病顯使女醫淳于衍投毒藥去之衍即禱附子齋
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
飲皇后有傾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
有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

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
急行光大驚欲自舉發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
勸光內其女入宮

夏六月丞相義卒

諡曰節

以韋賢

字長孺魯國鄒人

為丞相

封扶陽侯

魏相

字弱侯濟陰定陶人

為御史大夫

以趙廣漢

字子都

為京兆尹

初廣漢為潁川

註見前

太守其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

鉅蒲

音項同鉅如瓶蒲斷竹也皆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

受吏民投書使相告

許于是姦黨散落及為京兆尤善鉤距

如鉤距吞之則順

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也

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

之其發奸摘伏如神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然廣

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卒以此敗

先是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會丞相有婢自

絞死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之欲因此脅丞相毋令窮竟已事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

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婢寔以過遣出至外第死不如廣漢

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獄

竟坐要斬

事在元康元年丞相魏相也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

職下獄時吏民守闕號泣者
數萬人既死百姓追思歌之

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

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
后立舉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
大懸絕矣

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

或山崩水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
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

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于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于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

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

後為長信

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子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

冬十二月癸亥晦日食

以于定國

字曼倩東海郡人

為廷尉

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矜寡罪疑惟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

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初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史決獄平東海有

孝婦固不可屈
殺然數旱三年
則誰為之且三
年旱亦甚矣屈
殺孝婦之太守
本末即死而黎

孝婦少寡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
婦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遂自經死姑女告
婦殺母婦不能辯証服于公爭之不得婦論死東海
旱三年後太守因公言致祭立雨公治門閭謂曰可

民飢餓死者不知其凡幾矣山

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及是定國果貴顯

川有靈必不為

此是理本易知

而紀載者欲神

其事遂不覺其

語之誣耳食者

方以為美談于

故表而正之

霍光功德固未

如周公成王之

賜伯禽之受論

史者且非之宣

帝可謂昧于經

術矣

且癸

二年春三月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諡曰宣成

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

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卒賜

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

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魏相上封事曰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

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

魏相封事自正
論不判特因廣
漢以進則是門
戶報復起見當
分別觀之

填藩國母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
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
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
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

世卿惡宋三世為

胡三省曰當作無

大夫

公羊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註內娶大夫女也禮不臣妻之父母宋以內娶故言無大夫也及魯季孫之專權皆

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
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
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
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
萬世之基金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
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
奏相復因許伯即廣漢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
相給事中

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難難自霍光卒後
始親政務勵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

宣帝課吏可謂
周詳然王成首
以偽增戶口賜
爵則知錄核名

以下各奉職而進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
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
而考察所行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
凡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
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
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
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漢世良吏
于斯為盛

甲寅 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
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詔問

實本不如王道
之易行也

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夏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

即元帝共哀許皇后生

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五月丞相賢致仕

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

任自賢始

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于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年八十二卒謚

曰節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仕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六月以魏相為丞相

封高平侯

丙吉為御史大夫

上方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與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以疏廣

字仲翁東海蘭陵人

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

字公

為少傅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

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也廣由是見器重

太子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

大雨雹以蕭望之

字長倩蘭陵人

為謁者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

池禦假民與鄭
僑乘與濟人不
大徑度遇災而
懼何如懼於未
遇之前然較之
不知懼者為已

公室危惟陛下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
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
之名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多上書言便宜輒下
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
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

秋九月地震

詔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
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

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

騎右將軍屯兵池藥

禁苑也

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

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

事

謂不出算賦
不給徭役

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
屯兵

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壻為他官

未央衛尉范明友為光祿勳中郎將羽林監收其印
任勝為安定太守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

綬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

未央長樂

衛尉城門

十二門屯

兵北軍

八校兵

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

冠小冠亡印綬

特使禹官名與

光俱大司馬者

罷其屯兵官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

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冬十二月置廷尉平

員四人
有左右

初孝武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

臨部主之法

或見或知而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亦有罪并連坐也

緩深故

之罪

時欲急刑吏深害及故
八人罪者皆寬緩之

急縱出之誅

吏釋罪人
疑以為縱

出則急誅之

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

必利反

況禁罔寢密律

令煩苛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

用者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傳生

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上在閭閻知其

若此會廷尉史路溫舒

字長君鉅鹿東里人

上書言之

畧曰夫獄者天

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人血流離刑徒比肩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

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盡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酷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 上善其言詔

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每季秋請讞時上幸宣

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涿郡太守鄭昌上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

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權帝未及修正

侍郎鄭吉

會稽人

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

車師王與匈奴結婚教匈奴遮漢鄭吉將免刑罪人

田渠犂

註見前

發諸國兵及所將田士共擊車師破之

車師王請降吉等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奔

烏孫匈奴更以王昆弟兜莫為王收其餘民東徙吉

使吏卒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乙卯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

今縣屬山東東昌府

君

上初即位數遣使求外家至是得王媼及其男無故

武賞賜巨萬皆封列侯

無故平昌侯武樂昌侯

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

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勿繇使得送終盡其子道是夏又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者皆勿治

夏五月山陽

漢郡昌邑國改註見前

濟陰

漢郡治定陶註見前

雨雹

雹大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人飛鳥皆死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

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
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儒生語
人人自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又聞民間讜言霍氏毒
殺許后寧有是耶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驚曰
縣官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于
是始有邪謀會雲舅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
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

時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乃者大

將軍決大計安宗廟海內之命斷于掌握方其盛時
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輔臣顯政貴

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敬願于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惟陛下省察禹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 敬字子高河東平陽人

山等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

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列侯帝初立謁見太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

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

福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受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至是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隣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殺牛置酒謝其隣人灼爛者坐于上行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今茂陵徐福數

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

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一匹以為郎

司馬氏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而久顯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于上吏民積怒于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于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趨之哉雖然向使孝宣顧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業累積更加裁奪遂致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

九月以朱邑

字仲卿廬江舒人

為大司農

邑少為桐鄉

在今江南安慶府桐城縣北春秋桐國地

嗇夫廉平不苛以

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

海

漢郡治營陵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

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

司農醇厚篤于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

處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

楊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

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

我桐鄉後世子孫奉當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子從其言桐鄉民果為起冢立嗣歲時祭祀不絕

以龔遂為水衡都尉

先是勃海

漢郡治浮陽故城在今直隸天津府滄州

歲饑盜賊並起上選

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勃海太守時遂年七十
餘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
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
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
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
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
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
至勃海界郡發兵以迎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

賣劍賣刀必有
售者則仍郡民
也使皆不售賣
又何為遂之勞
來務本固屬倘
吏子但惡史之
飾辭

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
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
持鉤鉏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
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
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令口種一樹榆
百本蠶五十本
葱一畦韭家
二母蟲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
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
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丙辰元康元年夏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

有司奏言悼園

史皇孫孫英廣明郭北後改奉明園五縣在今西安府長安縣北

宜稱

尊號曰皇考于是立廟

以尹翁歸

字子兄音况河東平陽人

為右扶風

治渭城註見前

翁歸為人公廉明察初為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

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不

令長也

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少解

續作懈

輒披籍

披有罪者

籍取人必于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

于大會之中及行縣

時則收取罪人以警衆也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

民皆服恐懼政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選
用廉平疾奸吏以為右職接待有禮好惡與共之其
負翁歸罰亦必行課嘗為三輔最然溫良謙退不以

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于朝廷

翁歸之為東海通解
廷尉子定國定國欲

託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
也又不可干以私後三牛翁歸病卒家無餘財詔曰

翁歸廉平卿正治民吳等其賜
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莎車

治莎車城去長安
九千九百五十里叛衛侯馮奉世

字子明上
黨潞人

矯發

諸國兵擊破之

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于是上選可使外國

者前將軍韓增

韓王信之後
封龍顏侯

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

送諸國客至伊循城

註見前

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

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為王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

年有寵于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許欲自託于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

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至是殺之

揚言北道諸國

已屬匈奴于是攻殺南道歃盟叛漢從鄯善以西皆

絕不通奉世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

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

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為莎

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新莎車王殺之異于他

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蕭望之以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違命雖有功勞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漸不可長乃以為光

祿大夫

丁巳二年春二月立使仔王氏為皇后

上欲立皇后憖父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選後宮無
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婕妤為皇后今母養太子封
其父奉光為邛成侯

奉光之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奉光嗣爵好

閼雖帝在民間數與會及即位納其女後宮遂立為后

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官屬治獄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
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淺深
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二千

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

韋昭曰厨

謂飲食傳謂傳舍

稱遇使客

稱使客之意而令過去也

越職踰法以取名

譽譽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其令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

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

域上因魏相諫

相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而起者謂之應兵兵

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賊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

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當有苦意所得

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

何名者也今邊郡因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

有後憂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此非

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

也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遂以

車師故地與匈奴

以蕭望之為左馮翊

治高陵
注見前

初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望之以諫

大夫出為平原太守

望之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上疏
曰陛下哀愍百姓出諫官以補

郡吏然則無諍臣則不知過
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已而徵入守少府帝察

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

至是復以為左馮翊

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即移病上
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

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于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戊午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

漢縣故城在今江西南康府建

昌邑縣侯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脩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于是條奏賀居處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以著其廢亡之效上乃知賀不足忌封為海昏侯

封丙吉等為列侯

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
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
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
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安世輒
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
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
乃下詔曰朕微眇時丙吉御史大夫史曾史元俱中郎將許舜
長樂衛尉許延壽侍中光祿大夫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

宣帝亟亟修恩
報德乃至郡邸
徵復作皆受官
祿田產細人感
其私君子譏其
鄙非君道也

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

云乎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陽都侯賀子平死彭祖安世小男也少與上同

席研及吉博陽侯曾將陵侯元平臺侯舜博望侯延壽樂成侯皆

為列侯賜賀諡曰陽都哀侯賀孤孫霸年七歲賜爵關

內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自故舊以下至于郡邸獄中復役工作之人

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

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術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

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

夏六月立子欽

張便

為淮陽王

欽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之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曰

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

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

二疏請老用以風世之戀棧不已者則可然彼或豫知孝元庸懦不堪輔導是以見幾遠禍亦不過工于自計耳且五年纔通諭語孝經安得遂謂之盡職而想然求去帝及太子何必各賜

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旁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為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

如許之金今以其斤兩計之已踰千兩千金不易致太子又安得有五十斤之金以賜未卒業之師傅哉班史欲艷傳其事不覺措詞過當未可盡信也

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悅服

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霸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為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為善防奸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因語話之次據尋繹雖其他陰伏之事亦問而知

之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
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

全

許丞老病聲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庶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

者意或問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耗費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以外寬內明得吏

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坐法

貶秩詔復歸潁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官

己未四年秋八月求高帝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

賜功臣子孫固
獎勲善政然酌
給金復其家使
奉祀足矣百三
十六人人各與
以黃金二十斤
當值白金四十
餘萬孝宣去武
帝財賂衰耗時
不逮安得如許
帝藏為揮霍之
費乎足徵其妄
安世匿名迹遠
權勢益上憚宣
帝之英明下懲

得槐里

即犬邱
註見前

公乘

第八
將

周廣漢

勃曾
孫

等百三十六

人皆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絕是
年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又遣大
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
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

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卒

諡曰
敬

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
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

霍氏之事恐謹
慎自全猶庶幾
記之所云大臣
法者恭觀薄之
為具臣論過刻
矣

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
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
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
不許已而即果遷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

義渠西羌戎名後因為氏

行邊兵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

註見前

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

斤逐諸羌不使居湟中

湟水出甘肅西寧塞外東流合浩亶水至蘭州入黃河

及帝即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

註見前

豪言願時

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趙充國劾

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

音傍依也

緣前言抵冒

犯突而前

也渡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解仇

交質

羌人無大君長諸種豪逸相殺伐故每有仇讐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

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

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

合約匈奴數誘之與共擊張掖酒泉地間者匈奴因

于西方

謂本始二年為烏孫所破

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

恐羌變未止宜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氏種果遣

使至匈奴藉猶借也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

以為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到

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勅視諸羌毋令

解仇以發覺其謀于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庚申神爵元年應劭曰前年神爵集長樂宮故改元春遣諫大夫王褒字子

人求金馬碧雞之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今雲南府城東有金馬山其西南

為碧雞山兩山皆有神祠漢使王褒此考今雲南府漢為益州郡今四川省漢為益州郡舊注金馬碧雞者

凡皆以為在成都益候以
為益州部為益州郡也

時帝始行幸甘泉郊泰時幸河東祠后土頗修武帝
故事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

可醮祭而致乃使褒持節求之初帝以褒有俊才益

刺史王褒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
詩上聞褒因奏褒有輔才乃徵褒召見使作聖主得

賢臣頌其畧曰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俟
明主而顯其德上下俱欲惟然交忻翼乎如

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
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啍噓呼吸如喬松杪然絕

俗離世哉是時帝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褒于道後京兆

尹張敬勸上斥遠方士由是悉罷上方待詔

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帝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吉上疏曰
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故宜
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
此其本也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是
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
奇李曰不繼世而舉臯陶伊尹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
而爵也

驚無益于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
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
下以儉上以其言為迂濶吉遂謝病歸

先零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
擊斬千餘級于是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背叛安國
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
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對曰無踰老臣者矣上問度

當用幾人對曰兵難隄

式朱切

度願馳至金城

註見前圖

上方畧羌戎小夷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秋七月趙充國擊叛羌羌多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

周太史甲

封于辛其後以邑為氏武賢秋遇人後徙昌陵

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

中

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羌所遮即夜

充國緩于進擊
或共時羌無大
略招撫罕杆則
其勢已孤可不
煩兵而定使羌
本桀黠勁敵有
大志而乃自托
持重不擊則適
足為養癰之患
罕杆等且從之
不暇又何能為
充國用耶兵貴
知時非可執一
論也至其屯田
十二事則城古
今不易良策

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羌

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擊羌以殄滅為期小利

不足貪令軍勿擊而遣騎候四望陁中

文穎曰金城有三陁師古

曰山峭而夾水曰陁四望陁名也

無羌乃引兵進

召諸校謂曰吾知羌乃不能為兵矣

使彼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

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

皆樂為用羌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杆

音罕亭註見前

豪靡

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

都尉遂留雕庫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諭種豪欲

以威信招降罕玕及叔畧者解散羌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請以七月分兵出擊罕玕充國以為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畧故欲捐罕玕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肯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之道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先零兵盛而負罕玕之助不先破罕玕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

廣漢弟

為彊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以書勅

讓充國充國上書陳利害

畧言先零為寇罕并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

難就兩害誠非計也且先零欲叛故與罕并解仇當欲赴罕并之急以堅其約今先擊罕并先零必助之交堅黨合迫脅諸小種羌兵寔多誅之用力數倍墮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并之屬不煩兵而服矣

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羌久屯聚

解弛望見大軍皆駭走

欲渡湟水通阨隄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速充國曰

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軍校皆曰善斬獲甚重遂至罕并

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喜曰漢果不擊我矣

豪靡忘來自歸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詔以

破羌將軍為副以十二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

以中郎將將支兵

使客諫充國曰今兵久

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

屯田奏

畧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

主憂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敗壞者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繕鄉亭浚

溝渠治湟隄以兩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田出賦人
三千晦四月草生發郎騎及屬國降騎各千就草為
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益積高省大費謹上田處及
罷用簿淮陛下裁擇臨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西
寧府西寧縣浩疊水出甘州府西番界流逕平番縣
入湟水今曰閤門河鮮水即青海在西寧府西亦曰
平海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敵當何時伏誅兵當何
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

畧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是以貴謀而賤戰蠻夷習俗雖殊然其欲避害就利
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羌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
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
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機雖未即伐事兵決
可期月而望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
九校吏士萬人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折羌人

今不得居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二也居民得並田作
不失農業三也單馬一月之費度支田土一歲罷騎
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既至臨
羌牂羌威武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
也令反逆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墮之患坐
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
損威武之重外不令彼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蕩動
河南大并小并使生他變十也治湟隄中道橋令可
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
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
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唯明詔採擇 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

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羌聞兵頗罷且丁
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

復奏于是充國又奏

畧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不過七八

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臣愚以為敵破壞可日月冀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今騎兵雖罷見留屯田之士萬人從今盡三月敵馬羸瘦必不敢損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臣之愚計所以度羌必且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些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

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詔責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

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于是報克
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于是兩從其計
詔兩將軍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克國所
降復五千餘人詔罷兵獨留克國屯田明年夏五月
克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凡斬降及溺河湟餓河者
遺脫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顏師古曰詭
貴也自以為
貴必能請罷屯兵奏可克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
迎說曰衆人

皆以破羌彊弩出擊羌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羌勢
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兩將軍

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詔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為後將軍對上然其計

是秋羌先零等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

屬國以處降羌

辛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中郎將印泄省中語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

安車駟馬罷就第朝廷有大議常與參籌策甘露二年卒諡曰壯

以張敞為京兆尹

初敞為山陽太守會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

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王太

后

膠東頃王
音之母

數出游獵敞上書諫太后乃不復出時

京兆自趙廣漢後更黃霸等數人不稱職上乃以敞

尹京兆敞求得偷盜渠長數人令致諸偷以自贖一

日得數百人窮治行法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

而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由是能自全

時西羌兵
起敞請令

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以為令民入
穀贖罪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敞議逆寢

年

二年秋九月司隸校尉

武帝征和四斗置以
掌徒隸而巡察故名

蓋寬饒

蓋公蓋反齊大夫陳戴食邑千蓋
後以為氏寬饒字次公魏郡人

自到北闕下

寬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然刻深與貴戚人為怨
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時帝方用刑法任中書官
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微儒術不行以刑餘
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
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帝以
為怨謗下其書執金吾

本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

議以寬饒意

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

字次卿泰山剛人

上書訟之

曰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

屬下無金張之託

應劭曰許廣漢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金金曰碑張張安世言

許史有外屬之恩金張自託在于狎近也

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

有司劾以大辟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帝竟下寬

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先是太子庶子

王生予書寬饒曰自古之治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也夫君子直而不徒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唯裁有覽寬饒不聽

以鄭吉為西域都護

匈奴日逐王

匈奴屬王號居西
邊領西域諸國

率其衆降漢

匈奴虛
閼權渠

單于始立無壺衍疑單于所幸頗渠閼氏即與右賢
王屠耆堂私通虛閼權渠死閼氏立右賢王為握衍
胸鞬單于虛閼權渠子稽侯柁既不得立亡歸妻父
烏禰幕日逐王先賢揮素與握衍胸鞬有隙即率衆
降

至渠犂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

詣京師上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

事見
前降

日逐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
護之置自吉始上封吉為安遠侯吉于是中西域而

立莫府治烏壘城

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督

察康居及烏孫等三十六國漢之號令遂班西域

矣

壬戌

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

諡曰憲

相明易經有師法數表採易陰陽及明堂月令上之

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厚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

由者也

願避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

明言所職以和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

陰陽上納用焉

以來國家行事及賢臣賈誼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

丙吉知大體數
事蓋緣吏臣文
飾過情轉失其
實夫掾吏有罪
不案何以用人
道逢羣鬪不知
何以禁暴至春
令驟暖尤人所
共曉乃至見牛
喘而始問且曰

行之救掾史案市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
方典聞或有逆賊風而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
之視事九歲卒

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

先己封博陽侯

吉尚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
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嘗
出逢羣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
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
所當問也方春未熟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

其行幾里則直
以不識寒暑之
人而高談變理
矣豈足一哂

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秋八月益小吏俸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

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韋昭曰若

食一斛
益五斗

以韓延壽

字長公燕
人徙杜陵

為左馮翊

初延壽為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令民告訐之後俗多

怨讐延壽教以禮讓

召郡中長老為陳和睦親愛消
除怨咎之路議定嫁娶喪祭儀

品畧依古禮不得過
法百姓遵用其教

己而遷東郡黃霸代之因其迹

而大治延壽為吏好古教化所至聘其賢士以禮待

用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

春秋鄉射陳鐘鼓
管絃盛升降揖讓

接待下

吏恩施厚而誓約明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

減由是入為馮翊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
故以延壽代

行縣至高陵民

有兄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偕位為郡表率不

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因閉閤

思過于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兄弟深自悔願以田

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傳相勅厲恩信周徧

二十四縣無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

欺紿

或告蕭望之延壽在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雷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即

部吏案校望之為馮翊時廉掾官錢放散百餘萬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處為延壽拘持上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莫不流涕市在五鳳元年

癸亥

四年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

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

黃霸治郡自不
愧循吏至為相
而功名頓損則
趙魏之老勝薛

大夫之謂也若
嚴延年固其以
鳳凰受賞心內
不服及相府种
雀來集欲泰復
止或出附會之
語然宣帝好祥
瑞之失亦足見
一斑

國潁川尤多詔賜爵關內侯

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
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

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
贍助貧窮獄至八年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興

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其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冬十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

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及比郡為守見其以

鳳凰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

府丞名出行蝗

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宣鳳凰食邪義年老素畏延

年恐中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

按驗得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

初延年母徙東海來到洛陽適

見報因母大驚便止却亭不肯入府責延年曰幸得
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安全愚民顧
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
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戮也行矣去汝東
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歲餘
果收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甲子

五鳳

應劭曰鳳凰五
至因以改元

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

匈奴握衍朐鞬單于暴虐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
稽侯冊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朐鞬握衍朐

鞬敗走自殺其弟右賢王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
單于于是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自立
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
于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
之蕭望之曰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不幸為賊
臣所殺今伐之是乘亂幸災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
弱救其災患如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
從其議

冬十二月乙酉朔日食

丙寅

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

諡曰定

吉病上臨問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

萬年

字幼公沛郡相人時為太僕

遂卒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

吉為知人

二月以黃霸為丞相

封建侯

霸材長于治民為丞相功名損于治郡京兆尹舍鵠

雀

顏師曰古鵠音芬或作鵠鵠雀大而色青出苑中

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

崔議欲以聞後知從張敞舍來乃止史高以外屬貴
重霸薦高可太尉帝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
孝武建元元年太尉田蚡免官省故云罷久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惟懼

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

丁卯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以罪自殺

胥使女巫詛上求為天子事覺殺女巫以滅口公

卿請誅胥胥遂自殺

胥立凡六十
四年國除

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

自元康以來此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今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夏四月辛丑朔日食

殺故平通侯楊惲

丞相敞子以先發霍禹謀反封侯

憚輕財好義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好發人隱伏由

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善既而相失長樂

上書告憚妄引亡國誹謗當世

憚言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

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古與今如一邱之貉

無人禮臣又以主上為戲語

尤悖逆

憚又言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即夏侯君所言行不至河東矣

上不忍加誅

免為庶人

事在二年

憚既失位家居以財自娛其友人孫

會宗

安定太守西河人

與書為言大臣廢退當閤門惶懼不

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憚少顯朝廷一朝以曖昧

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

畧言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

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魚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在而呼鳥鳥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會有日

食變騶馬猥佐成

騶使馬史成名

告憚驕奢不悔過日食之

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驗得所予會宗書上見而

惡之當憚大逆無道腰斬妻子流酒泉諸在位與憚

厚善者皆免官

京兆尹張敞坐憚黨當免奏未下敞使掾按事掾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

耳安能復按事敞聞即收掾致其死事掾家告之上免敞為庶人敞詣關上印綬便從關下亡命數月京

宣帝此語失之甚矣周非用德教而亂政以不善用德教而亂耳雜霸之言豈所以訓子孫至既知元帝柔懦不勝神施而復優游寡斷所謂為天下得人難

兆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上使使者即家召徵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戊辰甘露元年以韋元成為淮陽中尉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帝所用多文法吏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次子淮陽王欽母張使明察好法上欲立之然因太子起于微細上

之義安在且淮陽王亦未必即賢與兄與弟惟父所命乃更以讓爵之元成為淮陽中尉欲以感喻淮陽王是不益啓其觀觀之心乎蓋大本既牽措施必無一是者

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弑死故弗忍至是拜元

成為淮陽中尉以元成常讓爵于兄

元成初以父賢仕為郎常侍騎

會兄宏為太常丞坐罪繫獄賢病門下生共矯賢令以元成為後及賢卒元成當襲爵即陽為病狂不應召欲以爵讓兄丞相御史劾元成實不病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宏泰

山都尉欲以感喻淮陽王由是太子遂安

己二年立子囂為定陶王

後徙楚

字為東平王

東平國治無鹽故城

在今泰安府東平州

庚午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下

初五單于爭立屠耆單于擊車犁烏藉皆敗之車犁
烏藉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合而呼揭烏藉皆去單于

號并力尊輔車犁屠耆單于復擊之車犁單于敗走

事在五鳳元年既而呼韓邪單于襲屠耆屯兵屠耆兵敗自

殺車犁因東降呼韓邪而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瞞

樓頭亡歸漢呼韓邪大將烏厲屈等見匈奴亂亦率

其衆南降

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及烏厲溫敦為義陽侯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是時屠耆單于弟休旬王自立為閼振單于呼韓邪

時黃霸之言順
得體而宣帝聽
望之議待呼韓
邪以不臣之禮
失威重矣姑息
者率以望之為
是苟悅以非禮
聞之宜哉

兄右賢王呼屠吾斯又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

風三後閼振單于東擊郅支郅支與戰殺之遂進攻呼

韓邪呼韓邪單于敗

在五年

左伊秩訾王勸令稱臣事漢

呼韓邪從之遣子右賢王銖樓渠堂入侍郅支單于

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在甘露元年

呼韓邪引其

衆南遂歟五原塞願朝詔議其儀蕭望之以為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從之

在甘露二年

至是上幸甘

泉郊泰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臣而不名

賜以冠帶衣裳

弓矢車馬金錢編穀諸物

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

在今涇陽縣西南

上自甘泉還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咸迎于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之二月

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又轉邊穀米糒給之前

後

三萬四千斛

單于請居光祿塞

光祿勲徐自為所築在今吳刺武成九原城北

下

保受降城

注見前

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

者咸尊漢矣

後黃龍元年春呼韓邪復來朝郅支聞漢助呼韓邪遂徙居堅昆東去單于度

七千
里

畫功臣于麒麟閣

張晏曰麒麟閣武帝獲麒麟時作圖畫其象于閣遂以為名

上以四夷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于麒麟閣

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

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

年劉德梁丘賀

琅玕諸人官少府

蕭望之蘓武凡十一人皆

有功德知名當世

丞相霸卒

諡曰定

以于定國為丞相

封西平侯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

顏師古曰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

施讐

沛人從田王孫受易

論易周堪

齊人從夏侯勝受尚書

孔霸

孔子十三世孫

事夏侯勝治尚書

論書薛廣德

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

論詩戴聖

梁人與兄

德同受后倉曲臺記號小戴

論禮公羊

公羊高齊人子夏弟子高傳其子平傳其子地

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傳胡母子都及董仲舒仲舒傳臧公臧公傳睦孟睦孟傳嚴彭祖

則嚴彭

祖東海下邳人

穀梁

穀梁赤魯人一名俶字元始子夏弟子赤傳荀卿荀卿傳中公中公傳江

公江公傳陳廣榮廣傳蔡千秋千秋傳尹更始

則尹更始

汝南人蕭望之等平

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邱易

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野

臂子弓子弓傳矯子庸疵疵傳周子家暨暨傳光子
乘羽羽傳田子莊何何傳周王孫王孫傳丁寬寬傳

田王孫王孫傳梁邱賀賀本大小夏侯尚書伏勝今從京序受易後更事田王孫

傳博士張生夏侯都尉從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
昌始昌傳勝小夏侯名建勝之從父子也勝以書授

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穀梁春秋博士

孫驚生即成帝劉友益書法王氏之墓漢之中否自驚生始矣故謹書之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

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侍太子者得王政君魏郡元城人故織衣

御史賀孫女送太子宮是歲生子男子甲觀畫堂師顏即莽之姑也

古曰甲觀觀名謂甲乙丙丁之
次畫堂宮殿中有彩畫之堂

為世造皇孫帝愛之

自名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

烏孫公主

楚主
解憂

來歸

初烏孫肥王翁歸靡死兄子泥靡立

是為
狂王

復尚楚主

與主不和暴惡失衆肥王有本婦子烏就屠襲殺狂

王而自立漢欲討之烏就屠恐願得小號以自處上

遣謁者立楚主子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

彌

事在甘
露二年

已而元貴靡死楚主上書言年老思土願

歸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待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

烏孫立元貴靡子
星靡為大昆彌

壬申黃龍顏師古曰是年二月元年春三月有星孛于王

良閣道史載正義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間道六星在王良北入紫微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

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

冬十二月帝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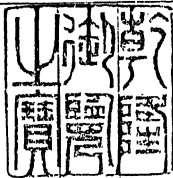
太子奭即位是為孝元帝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上官

皇后曰皇太后

即成王
皇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八

詳校官侍講_臣王燕緒

編修_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進士_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_臣蔡廷衡

謄錄監生_臣蔡紹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八

漢

孝元皇帝

癸亥
初元元年春正月葬孝宣皇帝杜陵

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南考漢書

本紀元書葬孝宣曰葬某安孝宣葬

于元帝元年故特書以別今依之

昌代祖諱曰宣帝葬後名賢信賞必罰功光祖宗業

垂後嗣

然用失策而致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啟

滅帝之生外戚殺趙主孫楊而啟哀帝之誅大臣

故論其功則為中興之君論其過亦為基禍之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大赦

是月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

賦貸種食

顏師古曰賦給與之也貸假也

三月立皇后王氏

即王政君

后父禁有四女八男后次女也長男鳳

字孝次曼元

鄉

譚

字子元

崇

字少子

商

字子夏

立

字子叔

根

字稚卿

逢

字時卿

李

禁多取傍妻惟鳳崇與后同母

母李禁適妻仕后任身夢月入其懷後以

姑

后既立禁封平陽侯

食邑東郡永光二年禁卒鳳嗣侯

夏六月大疫

詔大官省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秋九月關東大水饑

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人或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

救

以貢禹

貢氏子貢之後以字為氏禹字少翁琅邪人

為諫大夫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

吉與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

其取舍同也

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

上悼之遣使者弔祠禹

禹至拜

元帝踐阼之初
患在讒佞擅權
優柔不斷禹所
言恭儉節慎非

切中當時要務
蓋泛論權臣所
不忌聊以塞責
耳迹其生平受
石顯之薦勅劉
向之罪大節可
見矣

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

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文景宮女不過十餘廐馬

百餘匹故時齊三服官

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
春獻冠幘纁為首服執素為

冬服輕綈為
夏服凡三

輸物不過十筭今工作數千歲費鉅萬

廐馬食粟將萬匹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

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已也帝善其言下詔

令諸官館希韋御者勿膳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

肉食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遷禹為光祿大夫

初置戊巳校尉

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巳寄治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

以戊巳為名也有戊校尉巳校尉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

使屯田車師故地

宣帝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服故復屯田其地

甲戌二年春正月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

字子政陽城侯

德子後獄皆免為庶人
改名向

時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皆以師

傳舊恩

望之前以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堪亦前為太子少傅

帝任之數宴見

言治亂陳王事選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給事中與

侍中金敞

日磾姪安上之子

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

導上以古制多所匡正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

有隙中書令

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今孝武加為中書謁者令百官表中書謁者黃門

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

弘恭

沛人

僕射

註見前

石顯

濟南人

自宣帝

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

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自決顯巧慧能深得人主微

旨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與高表裏望之既患許

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

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帝不聽而出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以備諫官鄭朋

會稽人

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許史罪過堪白令待詔金

馬門

註見前

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

史推所言事曰皆堪更生教我待詔華龍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乃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事下恭顯推問恭顯因奏望之堪更生朋黨

不知廷尉為獄
已屬愾惡既知
而出之獄又聽
讒以免為庶人
元帝之為人可
知矣罷珠崖赦
廣德皆小節耳
何足稱哉

相稱舉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請召致廷
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後上召
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耶以責恭顯皆
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說上皆免為庶人
二月隴西地震

壞太上皇廟敗城郭室屋壓殺人衆是秋七月地震
震

夏四月立子騫為皇太子

待詔鄭朋奏張敞先帝名臣宜傳太子。上問蕭望之望之曰敞能更任治繁亂材輕非師傅之器。上欲以為左馮翊。會敞病卒。

冬賜蕭望之爵關內侯。

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朝朔望坐次將軍。

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中

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

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

恭顯以彰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

疑更生所為請考姦詐解服遂繫獄

下太傳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

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謀排許史而欲專權幸不伏誅復蒙徵用又教人言變事誣罔不

道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

官散騎中郎

亦上書訟望之前

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故于上書失大臣體請逮捕

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

魯人徙平陵事望之受論語時顯用事百僚畏之惟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陳咸

字子康萬年子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嘆曰吾嘗備位

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歟

鴆自殺帝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

謝良久然後已

招令長子以嗣為關內侯每歲時遣使祭其家

是歲恭死遂

以顯為中書令

亥 三年春罷珠崖郡

珠崖諸縣叛

儋耳珠崖民暴惡數犯吏自武帝元鼎六年置郡至昭帝始元元年凡六反五

年罷儋耳郡並屬珠崖宣帝神爵三年珠崖三縣反甘露九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至是又叛發

兵擊之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

垣曾孫

曰臣聞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孝

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繁役重寇賊並起是皆

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

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此社稷之憂也願遂棄珠崖

專用恤關東為憂奏上

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

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不能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

從之詔罷珠崖郡民有慕

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以周堪為光祿勳張猛

堪弟

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丁丑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

名延其祖父姬嘉武帝時封

為周承休

故城在今河南汝州漢
立周後國于此後廢侯

夏四月有星孛于參

漢書天文志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銳曰罰為斬

父事其外四星
左右肩股也

六月以貢禹為御史大夫

禹由光祿大夫遷長信少府帝用禹言詔大官毋日

殺所具各減半罷角抵齊三服官北假田官

北假地名在吳

刺武西北史記秦使蒙恬
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即此

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

毋置員以廣學者省刑罰七十餘事時御史大夫陳

萬年卒以禹代之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帝嘉之十二月卒以長信少府薛廣德

字長卿沛郡相人

為御史

大夫

戊寅永光元年春正月郊泰時

上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宮與百姓同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是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

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
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
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
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以韋元成為御史大夫

上自即位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于是上以朝日
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等惶恐上書自劾乞骸骨
乃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

城門校尉諸葛豐

葛伯之後居琅邪諸縣人謂之諸葛遂以為氏豐字少季琅邪人

有

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

註見前 令

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封事

諫

畧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

于朝則萬物和于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正臣進

者

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

讒

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

賢

退羣枉成則正士消今用賢如轉石去邪如拔山

如

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陛下誠深思天地之心

以

揆當世之變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

狐

疑分別猶豫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

萬

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

利

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帝內重堪又

患衆口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

稱譽堪帝欲以為助乃問興朝臣斷

魚中斷爭辨反之意不

可光祿勳何耶興傾巧謂帝疑堪因順旨曰堪非獨

不可于朝廷即州里亦不可也臣前見衆人以為當

誅故言堪不可誅為國養恩也帝于是疑之城門校

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帝不直豐乃

詔御史曰豐前數稱堪猛之美為司隸校尉專作苛

暴

京師為之語曰間何濶達諸葛言何久不見以達諸葛故也

朕不忍下吏以為

城門校尉不內省已而反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

捐之朋比為奸
自貽伊戚短顯
薦顯尤所謂授
人以戈不智之
甚者子與氏所
惡於小有才尚
非其比與亦頗
邪小人熱中躁

揚難驗之罪毀譽恣已不顧前言其免為庶人豈言

堪猛貞信不立朕惜其才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

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待詔賈捐之棄市

初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

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

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捐之

字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

進其後雖諫封
王氏實不足蓋
其前愆耳

風俗通五鹿衛邑晉文公封舅犯于此後
因為氏充宗頓邱人顯之黨時為少府 遠甚捐之

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
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興曰顯方信用今欲
進用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其美捐
之又作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其謀白之
帝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坐罔上不道棄市
興髡鉗為城旦

已卯二年春二月以韋元成為丞相

元成前削一級為關
內侯至是為相復封

扶陽

侯

三月壬戌朔日食

夏六月以匡衡

匡以邑為氏衡字稚圭東海承人

為光祿大夫

衡為給事中

初衡以明經稱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詁來匡說詩解人頤長安令楊興說

史高辟為議曹高薦于上上以為郎中博士遷給事中

上問以地震日食之變

衡上疏曰陛下閔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得自

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此殆

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貪財賤義廉恥之節薄

淫辟之意縱苟合微幸以身設施也利不改其原雖歲

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曠然大變

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槓榘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

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二者明王所以不嚴

而成化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

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

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

人之際精稊氣也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

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鴻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破之

羌反上詔丞相元成等入議右將軍馮奉世曰西羌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制遠臣願帥師討之

奉世所陳頗為
明決至謂用兵
之數必計敵而
倍之欲以兩人
制一人不堪一
噉白登之國置
頓精兵四十萬
法當用八十萬
倉卒何由而得

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
三載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叛羌無慮三萬人法
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
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為民方收斂發萬人屯
守之具足奉世曰不可以萬人分屯三處戰則剋兵
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
種並和將相扇而起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
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遣奉

世到隴西分屯三處護軍都尉韓昌先遣兩校尉與

羌戰為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

三萬六千人上為發六萬人

以太常任千秋為奮威將軍將五校並進冬

十月大破羌俘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

明年奉世還賜爵關

內侯

庚辰三年春三月立子康為濟陽

故城在河南開封府蘭陽縣

王

後徙山陽

復徙定陶王
傅昭儀子

冬十一月地震雨水

辛巳

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

為大中大夫堪卒猛自殺

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

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

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管尚書尚書五人

漢舊儀尚書四人為

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成帝始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是時尚書員止四人胡三省曰顯與牢梁五鹿充宗伊嘉陳順五人皆典領尚書雖未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有定員實亦五人也

事決顯口會堪疾咽不能言而卒顯誣謗猛令自殺

于公車

劉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眇危及世頌凡八篇以悼之更生亦坐廢十餘年

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立廟

不應古禮宜正定

高祖時令諸侯王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

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幸郡國各立太祖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守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廟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亦各有寢園故禹請

毀之昭靈后高祖母武哀王高祖帝是其議至是

行之時尚已尋復從韋元成議毀太上皇孝惠帝寢

廟園其後又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事在建昭元年後五

年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公衛

思后園竟寧元年春又復孝惠帝寢廟園孝文太后

孝昭太后寢園五月復悉毀之至成帝河

平二年以無繼嗣又復太上皇之寢廟園

五年秋潁川大水
以匡衡為太子少傅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又傳

昭儀

傳出商傳說之
後以地為氏

及濟陽王康愛幸逾于皇后太

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
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
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
聞少見者戒于壅蔽猛勇剛强者戒于太暴仁愛溫
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
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巧偽
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修而天下

之理得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嫡長之位卑不踰
尊新不先故嫡子冠乎祚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
體而別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疏當
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
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
下定矣

河決

初武帝既塞宣防

見元封二年

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為屯

氏河

漢書地理志魏郡館陶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水經大河

故瀆自沙邱堰南分屯氏河出焉今山東之館陶

冠縣邱縣在平高唐州及直隸之大名景州寧津南

皮滄州鹽山俱東北入海

南至鹽山入海蓋自隋時

誤以屯氏為毛氏後遂直稱為毛河也清池

故城在今直隸滄州鹽山今縣屬直隸天津府廣深

與大河等

言其與黃河經流相等也馮智舒以大

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于清河

漢郡註靈縣

故城在今山東鳴犢口顏師古曰清河郡之靈縣鳴

而屯氏河絕

考漢書地理志鳴犢河東北至蓼入屯氏河其曰絕者言蓼縣以上之瀆也蓼

縣注
見前

癸未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子梁

冬帝如長楊射熊館

長楊宮名在藍屋縣東南三輔黃圖宮中有垂楊數畝門曰射熊

布車騎大獵復幸虎園

注見前

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

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

左將單
奉世女

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

何故前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

坐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焉傳昭儀慙于是與

馮倬仔有隙

甲申二年夏六月立子興

馮倬仔出

為信都

即廣川國廣

王

後徙

中山鹿子街

嗣即平帝

秋殺魏郡太守京房

字君明頃邨人本姓李推易自定為京氏

房學易于焦延壽

梁人字贛亦曰焦贛以

延壽常曰得

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

更直日用事

孔頴達易正義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

又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為八十分五十分四百分四十分日之一又分

為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卦各得七分是每
文直一日有奇而每卦直六日七分也以風雨寒

溫為候各有占驗

房好鍾律知音聲

以孝廉為郎屢言災異

有驗上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

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

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

奏考功課吏法上意嚮之時石顯專權房嘗宴見問

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

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

笑之然所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

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免冠頓

首

言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

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因曰陛下

視今為治邪為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

所任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為不在此人

也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

京房直諫自不可沒至其挾淮陽以求助已不正矣烏能正人雖無石顯亦足亡身焦延壽先

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所最信任

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石顯

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後卒不能退顯顯與五鹿充

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

治郡房去月餘顯知房與張博為淮陽王求朝奏草

博淮王陽之舅從房受學以女妻房博知帝欲用房而為衆所排欲令王上書求入朝以助房因記房所

說災異及為王求朝告房等泄漏省中語誹謗政治

詿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初房見帝道幽厲事出為御史

見之言豈獨以學易占變決之

父與子語至夜半且明云大要教誥此誰所傳者或美或為直臣子謂定非孝子

大夫鄭弘言之弘亦坐免為庶人
自殺鄭弘字稚卿泰山剛人

下御史中丞陳咸獄髡為城旦

初咸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

萬年嘗教戒之

語至夜半咸睡萬年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

反遷御史

中丞數毀石顯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泄漏省中語司有

考雲風吏殺人上問雲治行丞相元成奏雲暴虐無狀咸聞語雲雲上書自訟丞相具發其事下獄

髡為城旦雲亦廢錮

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依

附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即何梁
梁綬若若邪顯聞衆人洵洵言已殺蕭望之怨天下

學士訕己以貢禹明經著節乃深自結納薦禹位歷
九御禮事之甚備帝常使至諸官有所微發先自白
恐後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
詔開門入後果有告顯矯詔開宮門上笑以其書示
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
妬欲陷害臣者事如此非一願歸樞機之職受後宮
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以此全活小臣上
憐之益勉勞顯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
皆此類也

閏八月太皇太后崩

昭帝上
官后

冬十一月齊楚地震

大雨雪樹折屋壞

乙酉

三年夏六月丞相元成卒

謚曰共

秋七月以匡衡為丞

相封樂安侯

冬西域副校尉陳湯

字子公山陽瑕丘人

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

壽

字居况北地都邽人

襲擊匈奴支單于于康居斬之

郅支單于自從居堅昆

在單于庭之西今鄯羅斯南境地

怨漢擁護

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使者江迺始等遣使求侍子

即駒于利受見甘露二年

漢遣衛司馬谷吉

長安人

送之

貢禹匡衡以為郅支

嚮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願送至庭許之既至為郅支所殺

郅支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會康居遣使迎郅支欲與合兵取烏孫郅支素怨烏孫遂引兵西康居王以女妻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

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

烏孫大昆彌治于此

烏孫西邊

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為

康居王禮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皆因辱

之不奉詔陳湯乃與甘延壽謀襲郅支

湯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

支威名遠聞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烏孫大宛如得此二國久之必為中國患今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

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自保千載之乃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

田吏士四萬餘人上疏自劾陳言兵狀即日引軍

分爲

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

溫宿國治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五百

五十里追薄康居城下鹵楯在前戟弩在後土城外有

木城發薪燒之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康居引

卻漢兵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傳

至京師縣蒙街

顏師古曰蒙街街名蠻夷郎在此街也

十日

四年以誅郅支告祠

郊廟赦天下羣
臣置酒上壽

丁亥五年夏六月壬申晦日食

戊子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

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

字昭君南郡秭歸人

王嫱之女賜之單于喜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以休天子

民人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

上問狀應以十事對

畧曰臣聞北邊塞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

昌頊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孝武世斥奪此地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邊境得用少安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外國之大利不可一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繞足候望通烽火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愚民猶尚犯禁何況匈奴豈能必不犯約三也中國設關梁置屯戍非獨為匈奴亦為諸屬國降民逃亡四也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以此怨起而背叛今罷乘塞則生邊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子孫貧困必出亡從之六也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七也盜賊犯法亡走北出八也起塞以來卒徒勞苦功費久遠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繕戍卒有他變障塞破壞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十也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考陰山橫障漠北起寧夏賀蘭山當河套北亘

吳喇忒歸化城之境蜿蜒而東隨地易名蓋數對奏
千里侯應以為東西千餘里亦約畧言之耳

上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許嘉

延壽子大司馬車騎將軍襲封平恩侯諭

單于曰單于上書嚮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朕

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闕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亦

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也敬諭單于之意朕

無疑焉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

甚厚

歸號王嬀為寧胡關氏

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由

仔進昭儀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帝時始置

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遂子

望修敕宜侍帷幄帝召見遂遂因言顯專權帝怒罷

遂及御史大夫缺

二月李延壽卒

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

王

字君卿

行能第一帝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

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私後宮親以為三

公上曰善乃以太子少傅張譚為御史大夫

以召信臣

字翁卿九江壽春人

為少府

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好為民

興利躬耕勸稼稀有安居通溝瀆起水門提閘

關所
以壅

水以廣灌溉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示好

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徵為少府請

諸離宮稀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大官不時非

法之物歲省數十萬

夏侯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初石顯常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而陳湯素貪

甘延壽等之薄
康居斬郅支可

謂得臨敵機宜
彼雖矯制發兵
前既上疏自劾
後亦未嘗貪功
喪師其事固當
獎也乃一時口
說要騰後世習
而不察往往如
汲黯之矯詔發
粟則傳為美譚
於此則過為吹
毛求疵惡勞喜
得人之常情益
可鄙矣

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繫吏士案驗之
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萬里振旅宜有使者
勞迎今司隸反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讐也帝立出
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顯與匡衡以
為延壽湯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
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
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頌其功疏曰郅
使者傷威毀重陛下欲誅之意未嘗有忘延壽湯承
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

耻且使呼韓喜懼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勲
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宜
以時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于是封延壽為義成侯長水校尉

賜湯爵關內侯射聲校尉

時杜欽上疏訟馮奉世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五月帝崩

六月太子驁即位

是為孝成帝

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後幸酒

晉灼曰樂五孝燕好酒也

樂而傳昭儀子山陽王康有材藝

上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自臨軒檻

上墮銅丸以撾鼓中嚴鼓之節後宮左右知音者皆莫能而山陽王亦能之

帝數稱之尉

史丹說蔡美
其能全嫡嗣然
成帝繼而新莽
之篡定矣所謂
安劉適足以滅
劉且不泣與不
哀大相逕庭元
帝情惜以數言

馬都尉史丹

高之子

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

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絲竹鼓輦之間則是

陳惠李微

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

高于匡衡可相國也于是帝

默然而笑

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王帝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悲不能自止而太子不哀上大

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以責諸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感損切戒太子母哭泣感傷陛下臣罪當死上意乃解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

東王故事

見景帝中元六年

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獨

寢時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

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而解置之不問
蓋天欲中衰漢
業有非人力所
能為耳

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嫡長立天下莫不歸心今者
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
必以死爭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帝意感悟曰無有
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吾病
寢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丹唏噓而起太子遂
定至是即位

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尹氏起莘曰此外戚得權之始新
莽篡弒之漸履霜堅冰可不戒哉

秋七月葬渭陵

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詔勿治縣邑既葬號渭陵在今西安

府咸陽

縣東北

史臣曰元帝寬宏恭儉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帝牽制文義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孝成皇帝

己巳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道死

時顯徙為中太僕

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

不復典權丞相御史

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道死因左遷少府五

王尊數言所謂
誅衛譚之心譚
故碌碌衛乃明
經者不大負所
學哉

鹿充宗為元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雁門都尉及

牢梁陳順皆免官司隸校尉王尊

字子贛涿郡高陽人

劾奏丞

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專權擅勢為海內害不以

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

義皆不道事在赦前及赦後衡譚奏顯不自陳不忠

之罪反言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百官畏之甚于主上

失大臣體于是衡慙懼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帝新即

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

注見前

令然羣下多是

尊者衡由是默默不自安

尊初為益州刺史行部邛邛有九折坂前琅邪王陽

過之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遂以病去及尊至其坂曰此非王陽所畏也邪叱其馭驅之曰王

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九折坂在四川雅州府榮經縣之西邛邛山

有星亭于營室

營室二星天子之宮軍糧之府又土功事

封舅光祿大夫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

侯

後崇卒有遺腹子奉世嗣侯

夏四月黃霧四塞

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隱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馮勝

等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
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
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

秋八月有兩月相承

服虔曰相承在上下也

晨見東方

九月流星光燭地

長四五丈委曲蛇形貫紫宮

注見前

冬十二月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匡衡奏言祭天子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

顏師古曰祭地曰瘞

雍故云
瘞地

于北郊即陰之象也往者孝武帝于雲陽

注見

前立泰時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于汾陰祠后土反

東之少陽與古殊制宜徙置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

基上從之既定衡又言享帝之義貴誠上質紫壇偽

飾女樂

顏師古曰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使童男童女俱歌

也及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類宜皆勿修又雍廊密

上下時本秦所立不當遵上皆從焉

明年復奏罷陳寶祠祠在今

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

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庚寅二年春正月始親祠南郊

赦奉郊縣

長安奉南郊長陵奉北郊

減天下賦算錢四十

三月始祠后土于北郊

立皇后許氏

后車騎將軍嘉之女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遭

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至是立為后

帝自為太子時

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主上富于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衛入學

將軍宜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
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鳳不能用公羊傳諸
侯一娶九女故
欽曰九女之制

夏大旱

辛卯 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

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相
蹂躪長安中大亂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

船令民上城避水王商

宣帝舅樂昌侯武之子嗣爵為左將軍

曰此必

訛言不宜重驚百姓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

于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

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

欲專任王鳳故免嘉

冬十二月戊申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

極諫之士

杜欽

延年子字子夏茂陵杜欽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欽目偏盲故京師謂欽盲杜子夏以相別

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由是京師更謂欽小冠杜子夏云谷永字子雲上對皆

以為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匡衡誦經義言
治道乃始以外
戚史高而進終
以縱子奪邑而
敗進退無據斯
人之謂矣

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免為庶人

初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獄昌弟謀篡

奪取也

昌事發覺衡徒跣待罪帝優禮之至是司隸校尉劾
衡多取封邑四百頃免為庶人終于家

壬辰

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

注見前

四于肥羴

漢縣即春秋肥子國注見

前

二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注已見前

三月以王商為丞相

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

三輔黃圖未央宮有

白虎殿對策

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以鳳方柄用陰

欲自托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骨肉大臣有

申伯之忠無重合

馬何羅弟通封重合侯事見前

安陽

上官桀博陸事見前

霍禹事見前

之亂竊恐陛下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

大者也誠宜深察愚言解偏駁之患使列妾得人人

更進益納宜子婦人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

谷永杜欽依憑
推賢甘心為私
門走狗而巧於
詭覲徒指斥官
諱沽直諫之名
雖明經術實經
術之罪人耳

帝之譴怒杜欽亦倣此意上以永為光祿大夫

秋桃李實

河決

先是清河都尉馮遂

遂由長樂屯衛司馬遷都尉

奏言郡承河上

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

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

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九河

注見前今

既難明屯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

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事下丞相御史議格不行至是大雨十餘日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

深者三丈事聞以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畧疏濶切責

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

人名非子之後以名為氏

調均錢穀存

給所灌之郡

顏師古曰調發均平錢穀于遭水之郡使存給也

謁者發河南

以東漕船五百艘

先勞反

徙民避水

大將軍鳳以陳湯為從事中郎

帝初即位匡衡奏陳湯奉使顯命盜所收康居財物

湯坐免後湯以言事不實

湯言康居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

下獄

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

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今坐言事非是欲致之

大辟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乃詔出湯奪爵為

士伍會西域都尉段會宗

字子松上邽人

為烏孫所圍驛騎

上書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計曰不出

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于湯

後湯坐惑眾不道免為庶人徙邊議郎耿育復

訟其寃乃赦還長安卒

癸巳

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

健為資中人

為河隄使者塞河決

杜欽薦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

九圍

集覽落與絡通以竹蔑為外藩而籠絡之

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

之三十六日隄成于是改元河平以延世為光祿大

夫賜爵關內侯

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敗壞者半建始時復遣延世同丞

相史楊馬治
之六月乃成

夏四月己亥晦日食詔百官陳過失

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
劉向杜欽谷永皆以為言上于是減省椒房掖庭用
度皆如竟寧以前故事

秋減死刑省律令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

奇居宜請謂于常文之外主者他比此至反謂引他
反請別有所請以定罪也類以此附之稍

增律
條也

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

不亦難乎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

甲午二年春正月沛郡

本秦泗水漢改曰沛治相故城在今江南鳳陽府宿州

鐵官

冶鐵飛

劉友益曰金失其性也

夏楚國雨雹

大如釜

悉封諸舅為列侯

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侯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州刺史

先是尊因王鳳薦

時南山盜宗嗣等為吏民害校尉傳剛不能禽故薦尊

徵為

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

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凡三歲御史大夫張尊奏尊暴

虐免官吏民多惜之湖三老

注見前

公乘興等上書訟

尊治京兆尹前所希有今御史大夫奏尊原其所以
出御史丞楊輔與尊有怨外依公事傳致奏文臣等
竊痛尊修身砥節功著職修昨以京師賊亂選用為
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
賢乍佞豈不甚哉于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後遷東
郡太守

久之河水溢尊親祀水神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
上及水盛隄壞吏民奔走尊立不動水波稍卻三老
朱英等奏狀上嘉之秩尊
中二千石數歲卒于官

乙未
三年春二月捷為地震山崩

壅江水逆流

秋八月乙卯晦日食

求遺書

帝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
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甚而上方嚮
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
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著其占驗號曰
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帝心知向忠故為鳳兄弟起此

心知之而不能
奪在他人皆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八

三十五

言在為君者實
無是理也

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丙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初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累若鞮單于

名雕陶
莫臯
立事
在

建始
二年

因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既罷伊邪莫演

自言欲降議者言宜受之谷永杜欽以為單于稱臣
無有二心今既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之臣
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也假令單于初立使
之詐降以卜吉凶或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

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邇境安危之原不可
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諛詐之謀上從
之至是單于遂入朝

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遽

延却退上聞而嘆曰真漢相矣

三月癸丑朔日食

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侯王商印綬商以憂卒

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
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

使人告商淫亂事上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

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大中大夫張匡素佞巧復上書

極言詆商詔勿治鳳固爭之乃使使者收商丞相印

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卒諡戾侯

子弟親屬皆出補吏莫得留給

事宿衛者有司請除

國邑詔子安嗣侯

以張禹

字子文河內軹人徙蓮勺

為丞相

封安昌侯

上為太子受論語于禹

禹從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以博士鄭寬薦詔授太

子論語

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王

鳳並領尚書禹內不自安數病上書求退上不許撫
待愈厚遂以為相

蜀賓

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明史西域傳撒
馬兒罕即漢蜀賓地隋曰漕國唐復曰蜀賓去嘉

峪關九千
六百里

遣使來獻

初武帝通西域蜀賓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

剽殺漢使元帝時遣使者上書謝帝放其使者于懸

度

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在烏托國之
西本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絕而不

通至是復遣使來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

王鳳曰：蜀賓前親逆節，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非計也。業已受節，可送至皮山國。名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西南當蜀賓道。而還，于是鳳白從欽言，蜀

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云。

蜀賓民巧雕文刻鏤，治宮

室織罽刺文繡，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出封牛孔雀珠璣珊瑚虎魄流離，明史西域傳其國傳有照世杯，光明洞澈，照之可知世事云。

丁陽朔

以前年山陽火生石中，故改元。

元年春二月丁未晦日食

冬下京兆尹王章

字仲卿泰山鉅平人獄殺之

章初為中郎將殿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免官及帝立擢司隸校尉遷京兆尹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

無所顯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

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帝召見延問

上即位數年無繼嗣

定陶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王甚厚留之不遣歸國旦夕侍上甚見親重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說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之國帝不得已許之王辭去上與涕泣而訣章因對曰陛下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

承宗廟奉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何故致災異災
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鳳不自省責反歸咎于
定陶王建遣之國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顓擅朝事以
便其私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守正不
隨為鳳所罷身以憂死鳳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
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以私其妻弟此三者皆大事
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鳳不可令典事宜選忠賢
以代之上聞章言感悟謂章曰君試為朕求可以自

輔者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鳳聞甚懼杜欽令鳳上

疏乞骸骨辭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乃彊起鳳

而使尚書劾章

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阿附諸侯又張美人體御至尊

非所宜言

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初章為

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後章為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

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時獄上呼囚

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問之果死

妻子皆徙合浦自是公

卿見鳳側目而視

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歸杜陵就醫藥鳳風御史劾奏野

王賜告養病而私自持虎符
出界歸家奉詔不敬免官

以薛宣

字贛君東海郟人

為左馮翊

宣為郡所至有聲迹

宣由長安令補御史中丞出為臨淮太守遷陳留太守

及

為左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
改過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輕宣獨移書顯
責之二人得檄皆解印綬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
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戊戌

二年夏四月以王音

太后從弟

為御史大夫

于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羣弟
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然皆好士養賢傾財
施予賓客競為之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諫曰王氏一
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大
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依東宮顏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
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
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外戚僭
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

人徵象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
疎上出屋根挿地中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不並
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
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縱不為身奈宗廟
何宜發明詔援近宗室疏遠外戚子子孫孫無疆之
計也書奏帝召見向嘆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
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秋關東大水

己巳三年春三月隕石東郡八

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王鳳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卒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庚子四年夏四月雨雪

以王駿

吉之子

為京兆尹

駿經明行修以陳咸匡衡薦遷諫大夫歷官至少府
帝欲大用之出為京兆京兆典京師于三輔尤為劇
唯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及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
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辛丑鴻嘉元年春二月帝始微行

上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

野遠至旁縣鬪難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

者侍中張放也

放安世元孫元帝妹敬武公主之子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襲封富平

侯為侍中中郎將監長樂屯兵儀比將軍與上同臥起

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為丞相

封高陽侯

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特進賞賜甚厚宣為相

宣以左馮

翊遷少府谷永言宣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乃擢為御史大夫遂相

官屬譏其煩

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壬寅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承明殿

博士行大射禮

胡三省注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大射之禮博士所行士之射禮也

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

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天地之氣以

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

經載高宗雉雉之異

事見前

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

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歷三

公之府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宿留其曉人備

具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

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

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誰為佞諂之語誣亂聖聽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流聞海內皇天數見災異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于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可立災異尚可銷也

癸卯

三年夏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上幸商第見而銜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于是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

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

知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又賜音策書曰外家

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

師古曰
行刑罰

君其

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

昭故事音藉橐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竟不忍

誅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

班氏楚閼班之後以名為氏
婕妤越騎校尉況女

皆有

寵上嘗游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

樊姬

列女傳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肉二年王感悟之而勤政事今

有班婕妤後帝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

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召入

姿性尤醜粹左右皆嘖嘖嘆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

淖方城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于是

譖告許皇后班婕妤祝詛主上

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詛後

宮有身者王美人及王鳳等事發
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
許后廢處昭臺宮

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
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
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
久恐見危乃求共養太后于長信宮上許之
後帝崩
婕妤充

奉園陵卒
因葬園中

甲辰四年秋河水溢

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

舍四萬餘所李尋

平陵人字子長治尚書好洪範災異

等奏言議者常

欲索九河故道而穿之

時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為

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道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里商以為古九河有徒駭胡蘓鬲津今見在咸平東光鬲界中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禁所欲開在九河南失水之迹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篤馬河在山東平原縣逕樂陵陽信其入海處亦曰陷河徒駭河胡渭以為即禹河入海故道注見前胡蘓河在直隸東光縣今縣有胡蘓亭于欽齊乘曰滄州南有大連澱即胡蘓也鬲津河在今山東德州逕德平樂陵至海豐入海咸平鬲皆漢縣注見前東光今縣屬直隸河間府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

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于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振贍之冬以趙護河東都尉為廣漢太守討賊鄭躬等平之

先是廣漢鄭躬等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事在三年時

黨與寢廣犯歷四縣拜護為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兵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為執金

吾後陳留樊並山陽鉞官徒蘓令復攻殺長吏自稱將軍延歷數郡皆即捕誅事在永始三年

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譚卒上悔前廢之不輔政而薨也乃復詔成都侯商

以特進領城門兵

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杜鄴說音宜承聖意

加異往時每議必與及之音由是與商親密

乙巳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成陽侯下諫大夫劉輔

河間宗室獄論為鬼薪

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難之太

后姊子淳于長

魏郡元城人少為黃門郎以王鳳薦至九卿

往來通語歲

餘始許之乃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侯劉輔上言臣

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
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
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于季世不蒙繼
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
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竊窺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子
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于卑賤之女欲
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奏詔繫掖庭秘獄顏師古曰漢書舊儀
掖庭詔獄令丞官者為于是辛慶忌武賢子廉褒師
之主理婦人女官也

丹

師以官為氏丹字仲公琅琊東武人

谷永俱上書救援

累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

聽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竭忠不懼後患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旬月之間下秘獄臣愚以為輔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惟陛下留神察上乃徙繫輔共公獄

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

減死罪一

等論為鬼薪終于家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

國南陽新野之都鄉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時五侯

侈靡子弟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

白居易詩以周公王莽真偽必

於事後始見乃
世俗悠謬之論
向嘗有詩及其
意夫周公不具
論若林邑取行
違即虛譽隆洽
時其蹟一一可
按何待事後哉

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
敦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且死以莽
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
封莽至是封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
謹數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
名士交結將相故在位更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其諸
父矣

六月立僖子趙氏為皇后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于是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又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至帝以渭城延陵

亭部

在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為初陵數年復樂霸陵曲亭南更

起昌陵營之將作大將解萬年自詭三年可成請徙

郡國豪傑于昌陵帝從之制度泰奢功久不就劉向

上書諫

畧曰孝文皇帝當美石椁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

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卹隴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于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非苟為儉誠便于體也

秦始皇葬于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數年之間項籍燔其宮室營宇收兒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燒其藏椁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唯陛下上覽明聖之制以為則下觀亡秦之禍以為戒上感其言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

民萬年以邪佞徙敦煌

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鄼侯

喜時為南縣

漢縣隋更名牟鹿今屬直隸順德府

長以社業請故封喜

傳

至曾孫禹更為蕭鄉侯王莽敗絕

八月太皇太后崩

宣帝邛成王皇后

九月黑龍見東萊

丁巳晦日食

丙午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

諡曰敬

王氏惟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

子舜嗣為太僕侍中

二月星隕如雨是月乙酉晦日食

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上使尚書問永所欲言
時帝溺于燕樂皇太后與王商等深以為憂乃使永
因天變切諫而勸上納用之永亦知有內應宸意無

所依違遂具疏對

畧言去年九月龍見日食今年二月星隕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

三代之末未嘗聞也臣聞三代所以隕喪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溺于酒素所以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今陛下兼而有之建始河平之際許班熏灼四方女寵極矣今之後起什倍于前掖庭獄阱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陛下棄萬乘以至貴樂家人之賤事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酒嫖嫖與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大興繇役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怨恨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九世繼體之主或以中興或以治安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為人後嗣如此豈不負哉誠肯昭然遠寤舊愆畢改新

德既章則大異可銷天命可復社稷宗廟可保

對上上大怒王商密摘永令

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

在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者

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

三月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王立位特進領城門

兵

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

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

乘輿幄坐屏風畫紆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

伯況之子健仔之弟以王鳳薦久疾新起入見上指
由中常侍至侍中光祿大夫

畫問之曰此圖何以示戒伯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
以告去也式號式譟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
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
日復聞譟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後上
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
所舉宜寵異之以輔聖德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
時上諸舅皆害放寵聞太后言風丞相薛宣御史大

夫翟方進

字子威汝南上蔡人

奏放罪惡上不得已左遷放為

北地都尉數月徵入為侍中復出為天水屬國都尉

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既去璽書勞問不絕

後放歸侍母疾疾瘳出為河東都尉復徵為侍中丞相翟方進

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因遣就國及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

冬十二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

為丞相

封高陵侯

孔光

字子夏孔子十世孫霸之子

為御史大夫

太皇太后王氏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

師古曰趨讀曰

史云方進公潔持法然跡其所劾者不過陳咸蕭育輩無足重輕之人不法如五侯則喋不一語矣至稱孔光不希指苟合夫附董賢傾王莽無所不為豈其少高廉隅老而貶節耶然史論

趣與促同言苟取辦上以過丞相御史掾免宣為庶人方進左

遷執金吾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擢

方進為丞相以光為御史大夫

方進公潔請托不行持法刻深任勢五威

中傷甚多陳咸朱博蕭育違信孫闓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方進據法以彈皆罷退之有言其挾私誅罪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為非也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入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樹皆何木也光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當要以終身不
可阿其所好

丁未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食

冬十月復泰時汾陰五時陳寶祠

初帝罷甘泉泰時

事在建始元年

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

禮樂

志武帝用事甘泉園丘至夜常有神光天子自竹宮而望拜韋昭曰以竹為宮天子居中漢舊儀云竹宮去壇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帝異之以問劉

三里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于國之神寶舊時且

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

顏師古曰悔也之

又以久無繼嗣令詔有司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

故及雍五時陳倉陳寶祠是時上頗好鬼神方術祠
祭費用多谷永上書曰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
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
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及有仙人服
食不終之藥黃白變化之術者皆詐偽欺罔聽其言
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終不可
得是以明主拒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拒絕
此類毋令姦人有所闕闕上善其言

後帝崩復南北
郊長安如故哀

帝建平二年又復甘泉秦時汾陰后土祠
至平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如匡衡等議

故南昌尉梅福

九江壽春人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

上書不報

福數因縣道上變事

顏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

輒報罷至是

復上書曰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聞

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

顏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之類

桓公不

逆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自陽朔以來羣臣皆承順

上指莫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面引廷爭戮及妻子

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

大患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
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
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
陽微金鉞為飛

事見前

此何景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

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勢凌于君權隆于主然後

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時福家居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

朝棄妻子去人傳以為仙其後有見之于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戊申
四年秋七月辛未晦日食

以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為京兆尹

武當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正所云守法盡公亦何須赫赫名去後常

見思其為刺史時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行部必先

即學官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美惡

遷或生其平賄則延問諸生本有弋取去思之意以致涇渭異

辦即觀人者所以必察其所安也

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八